

飞扬*

青春校园记忆
美文精选

萤火虫之

省登字◎主编

飞扬·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

萤火虫之约

省登宇 主编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萤火虫之约/省登宇主编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2. 6

(飞扬·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)

ISBN 978-7-5125-0351-9

I. ①萤… II. ①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5395号

飞扬·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·萤火虫之约

主 编	省登宇
责任编辑	戴 婕
统筹监制	葛宏峰 李典泰
策划编辑	何亚娟 黄 威
美术编辑	刘洁羽 王振斌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	10.5印张 138千字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
	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351-9
定 价	18.6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第1章 及笄之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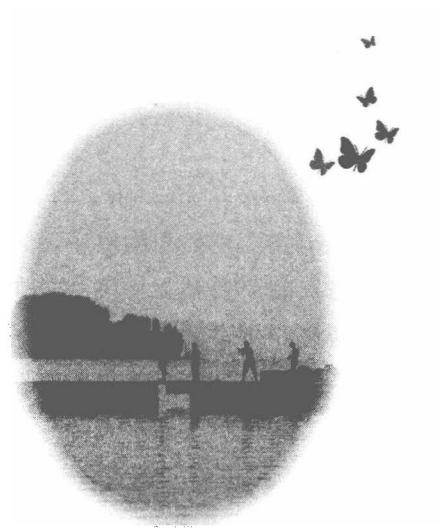
及笄之年 ◎文/胡正隆	006
古董小姐的帽子 ◎文/王君心	019
如茶花般的时光 ◎文/苏艾曦	028
火蝴蝶 ◎文/边十三	044

第2章 季末温存

秘地百合 ◎文/王君心	066
季末温存 ◎文/边十三	074
你是我的创可贴 ◎文/胡正隆	079
孤岛 ◎文/苏艾曦	087
一月倾城 ◎文/张晗	096

第3章 梦中的鹿

少年斯坦之拉塞尔意面 ◎文/胡正隆	106
说谎的兔子 ◎文/黄佯谷	121
梦中的鹿 ◎文/王君心	130
末爱 ◎文/朱磊	138
萤火虫之约 ◎文/王君心	157



第1章

及笄之年

她不想再多看一眼，多看一眼，心中便多一份难舍。

因为，她知道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

及笄之年

◎文/胡正隆

及笄之年 (jí jī zhī nián)

〔解释〕笄：束发用的簪子。古时女子十五岁时许配的，当年就束发戴上簪子；未许配的，二十岁时束发戴上簪子。古代女子满十五岁结发，用笄贯之，称女子满十五岁为及笄。也指到了结婚的年龄，如“年已及笄”。

〔出处〕语出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女子……十有五年而笄。”“笄”，谓结发而用笄贯之，表示已到出嫁的年岁。

辛欣选了一个靠近窗户的座位，坚定地坐了下去。这趟长途汽车大概要行驶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终点，辛欣晕车，于是选择坐在窗户旁边，也好打开窗户透透气，不至于让胸口感觉那么恶心。

这是她第一次乘坐长途汽车，她小心翼翼地将背包抱在怀里，不敢放在行李架上，害怕被偷，汽车发出“轰隆隆”的声音，没过多久，便发车了。

辛欣看见窗外熟悉的景色渐渐向后掠过，直至变得陌生，不由得闭上了眼睛，渐渐地睡去。

她不想再多看一眼，多看一眼，心中便多一份难舍。

因为，她知道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

二

到达蚌城的时候，已是傍晚，辛欣揉了揉干涩的眼睛，背着书包下了车，找了一个公共电话给她的姑姑打电话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，辛欣慢慢地将它抚平，然后按照上面的数字拨通了号码。

二十分钟后，辛欣的姑姑从一辆出租车上走了下来。今天礼拜三，姑姑还在加班，不得不请假来接辛欣，即便这样，她还是一脸歉意地对辛欣说：

“不好意思啊，欣欣，姑姑来晚了。”

辛欣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事。”

姑姑摸了摸辛欣的头，将她前额的几根头发捋至耳后：“欣欣真乖，饿了吧，走，姑姑带你吃东西吧。”说着，顺手把辛欣肩上的背包接了过来，招手拦下一辆红色的出租车。

“想吃什么，肯德基还是麦当劳，或者你想吃中餐？”上车前，姑姑回头笑着问。

辛欣看着眼前热情的姑姑，心中不由地微微一暖，仿佛喝进一杯温暖香甜的草莓奶茶。上次见姑姑大概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，辛欣记不得了，她看着眼前这个棕栗色长发的中年女人想。

十分钟后，她们停在了市中心的一家肯德基门口，点了一堆的东西，鸡腿、鸡块、可乐、汉堡，满满当当地堆在桌子上。

“明天姑姑下班后再带你出来逛逛，置办一下你需要的衣服什么的，下个礼拜一，我们就去学校报到，怎么样？”

辛欣抬起头来，看了看姑姑。事实上，她没有任何异议，一切都

是安排好的，有条不紊，没有什么不适与不妥。

也许是比想象中更顺利，欣欣有些不敢相信，她迟钝地用力点了点头，一脸的认真。

三

一切都进展得有条不紊。

礼拜一的时候，欣欣跟在班主任的后面，抱着一摞崭新的书本向班级走去。姑姑通过人脉关系，把欣欣送进了蚌城最好的中学。班主任看到欣欣档案袋里的成绩单，以及获奖证书。眼睛都笑得弯成了一条线。

这个学校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学霸学姐们考到顶级学府，学校把他们的照片放大后贴在校门口，照片上面的他们戴着眼镜，微微有些发胖，拿着各自的录取通知书举在胸前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外人眼里那么荣耀那么光辉的样子，在欣欣眼里看上去却有点可怜有点傻。

欣欣不自觉地笑了笑，跟紧了班主任的步伐，抬头看见远远的走廊尽头有一个人影，看上去好像在拨弄自己的头发。

现在是上课时间，那个人在干吗？欣欣想。

看到老师走过来，那个女生瞬间立正站好，像个木头一样钉在那里，班主任走过去，上下扫了两眼，用一种微妙的语调对那个女生说：“林湘茵，数学老师又向我告你的状了，她布置的作业你又没交，明天把你的家长叫来一趟，不然你也不要来上学了。”

班主任回头看了看欣欣，可能觉得要在新同学面前保持一点形象，又补充到：“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这位是我们班新转来的同学，叫做欣欣，正好你的座位旁边没人，就暂时坐在那里吧。”

然后班主任又转身把自己的口吻调到一个和蔼可亲的频率，对辛

欣说：“你暂时就先坐在那里，等过两天，测验结束，老师就会按照班级的分数排名来调动位置的。好么？”

辛欣听得出来班主任话语里不容反对的意思，答应了。

林湘茵就是在如此狼狈的时候遇见了辛欣，辛欣也是在如此尴尬的情况下认识了林湘茵。

以前，辛欣就很喜欢拉小提琴，但是从来不在人前表演。每次放学或者课余时间，辛欣都带着自己的小提琴，去城市边缘的一个小树林，独自演奏。她置身于这样空旷无人的空间内，享受这种安静，通常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辛欣才停下演奏，把琴收好，装进箱子里，然后骑着自行车离开树林。

那时候的辛欣才十三岁，本该是个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。辛欣却每日这样往返于树林与城市之间。

或许，辛欣只想尽量地拖延时间，不想回家。多数时候，回到家中，面对的只有争吵的父母，以及满地摔碎的碗碟。

家庭离异的戏码在电视剧里、周围邻居的演绎、身边同学的窃窃私语或者道听途说中，已经是如同家常便饭一般毫无新意的事情了。辛欣眼睛看着耳朵听着，慢慢地，柔软的心就在泪水的浸泡中变得不再那么一触即发。

辛欣可以面无表情地越过满地的碎片，轻轻地对着拼得你死我活的父母说一句“我回来了”，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毫无波澜地关上门，也合上了自己的心房。

或许上帝是公平的，他夺走了你的一份草莓奶昔，就会还给你一块巧克力蛋糕。

他以自己的喜好支配着你的失去与获得。

你没有办法选择，只是一味地接受。

情理之中，或者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。辛欣在全国的小提

琴大赛中取得了少年组第一名。

辛欣拿到奖杯的时候，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她觉得，上帝真是一个调皮的人，这么喜欢开玩笑。以孤独与破碎为代价，她获得了这个让人眼红的荣耀。

同样让人眼红的，还有辛欣的成绩与美丽的外表。

每次收到来自学弟学哥写来的，所谓的情书，辛欣都会先收下，然后隔天用最委婉的姿态拒绝，不管这个男生是成绩优异还是混混一个，是被称为“校草”还是满脸迸发的青春痘。全部阵亡，无一幸免。

四

“哎……新新？还是什么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没听清你叫什么名字。”下课后，林湘茵主动搭起话来。

“我叫辛欣。”说着，辛欣随手拿出一册课本，翻开第一页，递给林湘茵，“喏，这上面就是我的名字。”

“辛欣……”林湘茵若有所思地想了想，然后像发现了一款超级美味的冰淇淋一般大叫起来。“啊！你叫辛欣？”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辛欣被突如其来的叫声吓了一跳。

“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”林湘茵掩不住自己脸上的喜悦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叫林湘茵啊！”林湘茵笑着说，“你看，你叫辛欣，我叫林湘茵。我的名字去掉姓，就是湘茵。知道了么？”

辛欣一脸茫然，心里不由地怀疑起来：这个人是神经病么？

“心心相印嘛！我们的名字加在一起就是心心相印嘛！”林湘茵又提高了声音的分贝，看到辛欣的反应那么迟钝，不由地嘲笑了一句“笨死了你！”

“辛欣……湘茵，心心相印？”辛欣重复了一遍，恍然大悟。

“嗯，对啊，是不是很巧，哈哈。”林湘茵又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，

欣欣微微地仰着头看着她，林湘茵逆着阳光，长长的头发随意地扎成一束利落的马尾，整个人的轮廓都被勾出了一层金色的光。

好美。欣欣心中微微一怔，这么想着。

“那么……以后就请多多指教了。”欣欣笑着说。

“哪里哪里，你太客气了。”林湘茵故作羞涩状。

然而，几天后的测验成绩公布之后，林湘茵大跌眼镜，她的确之前有听说这个新转来的欣欣同学学习优异，但是也不至于——在转到这个每年往各大学府输进各种优等生的省重点示范中学之后，竟然还轻描淡写地拿了全年级第十九名！？

“Oh, My God ! ”

林湘茵对着公告栏里的年级排名表发出一阵杀猪般的声音，随即想起几天前这个同桌还笑着对她说“请多多指教”，不由地用手扶了扶额头，顿时感觉心很累……

这到底是谁指教谁嘛！

回到班里，林湘茵看到欣欣坐在位子上塞着耳机听歌，长长的睫毛浓密得如同黑色的天鹅羽毛。林湘茵心里不由地埋怨起老天来：受不了，同样是女人，怎么受到的待遇相差那么多……

“欣欣，恭喜你考了年级第十九名啊。”林湘茵走过去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欣欣拿掉耳机，“你刚才说什么，我没听见。”

“我说，恭喜你考了一个那么好的成绩。”林湘茵略带酸味地嘲讽：

“真没看出来啊，你成绩那么好，真羡慕你。”

“哦，没什么，你不用太在意的。”欣欣低声回应。

“这下可好了，班主任一定会把你调到一个好位置的，你就不用和我坐一起喽。”

“哦，不用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班主任刚才找过我了，关于座位的事情，我说，我就坐在这里就好了。”辛欣认真地看着林湘茵，顿了顿说，“和你坐在一起。”

“怎……怎么可能？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，我和老师说，和你坐在一起，我还能方便给你补习功课，有利于提高你的成绩。”辛欣一本正经地说，“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，虽然班主任犹豫了一下。但是，我坚持了一下态度，她就答应了。”

“成绩好的人说什么老师都能答应。”

“那么……你现在就赶快把化学公式给我好好背出来，不然明天的化学测试，你又要不及格了。”

“啊啊啊！不要啊，唉，你干吗擅自为我做决定啊，莫名其妙啊。”

“因为……”辛欣顿了顿，轻轻地说：“因为我们是朋友啊。”

五

辛欣每天都会回到姑姑家中，但是姑姑常常因为加班而晚些回来，所以辛欣打开房门的时候，再也看不到毫无创意的争吵和满地的碎片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漆黑。辛欣眼前的黑暗会被开门时所露出的光线撕开一个口子，随着门越开越大，伤口也随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，直至——直至辛欣摸索着墙壁，掀下开关。

“啪。”

姑姑其实年龄不大，但是也快三十了，一直没有结婚。辛欣住在姑姑的房子里，有属于自己的房间，辛欣放下书包，捋起袖子便去淘米做饭，偶尔放学回来太晚或者太累了，就直接在外面吃完饭再回来。

当然，碰到姑姑休息的时候，姑姑也会在家做一顿丰盛的大餐或者带辛欣在外面大吃一顿。辛欣在学习方面从来不需要大人的操心，

姑姑也因此很放心，偶尔开家长会的时候，姑姑也会请假准时出席，被老师夸赞家庭教育有方。

姑姑对她说，“你妈妈打电话对我说，等她安顿好了，就来接你了。”辛欣点了点头，心里却并没有太多的期望。

一天，林湘茵看到辛欣的课本里面夹着一本乐谱，才知道辛欣还会拉小提琴。

“你在哪里学的小提琴哦？”湘茵好奇地问。

“以前是一个学校的音乐老师教我的，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对着乐谱在小树林里练习了。”辛欣看了一眼乐谱，随之又将视线转移到其他地方。

“小树林？”

“嗯，我以前居住的城市边缘，有一片小树林，我喜欢在那里。后来转到这里，就没有再拉琴了。”

“为什么啊？”

“因为我怕有人听到啊。”辛欣怯怯地回答道。

“干吗要怕？”林湘茵穷追不舍，继续追问着辛欣，以至于辛欣不由地面露难色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可我就是不喜欢被人家听见，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自己私密的事情。就像是写日记，只能自己看，也只写给自己看，是不能拿出来与别人分享的。嗯……我这么说，你理解么？”辛欣认真地想了想，对林湘茵说。

“嗯，我明白了，每个人都有最私密的事情啦，除了自己，别人是不能触碰的。这个我懂得。可是……”林湘茵一脸的遗憾，继续说“可是我好想听哦，唉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你可以演奏给我一个人听么？”

“你想听？你想听我拉琴？”

“当然想听啦，而且，我相信，你拉琴一定很好听的。我说真的。”

“那，有机会的吧。”

次日的自修课。

“哎，湘茵，你多大了？”辛欣没头没脑地问了林湘茵这么一句。

“十五岁了，问这个干吗？”林湘茵转过头来，说道。

“十五岁了，也就是说今年你也是及笄之年。”辛欣若有所思地嘟囔着。

“叽叽之年？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及笄之年。古时候的女孩子如果十五岁被许配给男子，就能在头发上插上簪子，如果没有许配给人家的，就要等到二十岁。及笄之年也表示女孩子长大了，可以结婚了。”

“哎哟喂，你想结婚想疯了。”林湘茵嬉笑道。

“才不是呢，我只是在书上看到的，随口这么一说。”辛欣解释道。

“快招了吧，你看上谁了？”林湘茵不依不饶。

“哎，我看上你了行不行。”

“切，少来，我还没可怜到没人疼爱以至于要你来收养我的地步吧！”

“怎么，不愿意啊。”这回，轮到辛欣反击，还是漂亮的一记。

“哎，哪敢哦。我的大小姐。我的人还不早就是你的了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”辛欣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林湘茵突然把话锋一转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哎，放学后带你去个地方吧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去了就知道了。”林湘茵调皮地笑了，吊足了辛欣的胃口。

放学后，林湘茵骑着自行车载着辛欣，向着日落的地方驶去，林湘茵骑得很快，风将她的头发像海浪一样吹起来，辛欣害怕地抱紧了林湘茵的腰。

“哎，你慢点啊！”

“不要，我觉得还不够快！”说着，林湘茵加快了蹬自行车的速度。

“这么快干吗？”辛欣有点害怕，又有点生气地问道。

林湘茵张大嘴巴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。

“因为，我——要——飞！”

风中是她的声音，年轻，直白，无所畏惧地划破夏日的炙热，留在了时光里。

“我们到了。辛欣。”

这是夏末的时光，橘红的夕阳像一个七分熟的糖心蛋黄一样，已经缓缓地滞在天边。周围的云也浸染成暖暖的颜色，每一缕温柔都印进她们的瞳孔里面，风迎面拂来，吹散了辛欣脸上一丝炙热的暑意。不远处流淌着一条清澈小河，湖面轻轻泛起涟漪，如同脱水的苹果表面褶起的皱纹。辛欣和林湘茵就这么并排站着，彼此不言不语。

“你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我经常来这里游泳的哦。你也别小看我了，我可是一个游泳好手呢。”林湘茵不由地炫耀起来，“还有，你看那里，以后你可以在那里拉小提琴……”

咦？辛欣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辛欣满脸尽是泪水，眼泪如同河水一般无声无息地在她的脸上滑过。林湘茵不知所措，急得微微红了脸。

下一秒，辛欣紧紧抱住了林湘茵，终于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六

自从发现这个“秘密基地”，林湘茵和辛欣闲暇时间总要过来这里，林湘茵也如愿以偿，听到了辛欣的演奏，而后，辛欣在岸边的一棵榕树下拉小提琴，林湘茵就在水里自由泳。有几次林湘茵想怂恿辛欣下水，

欣欣不愿意，林湘茵也没有勉强，一头扎进水里，过了好久，又在另外一边冒出头来。

转眼间，已是十月，秋意如同墨水慢慢地弥漫开来。有时，欣欣来河边拉琴的时候，还要带上一件外套，林湘茵也备上一条浴巾，在上岸的时候，擦拭身上的水，以防受寒。

这天，当欣欣在演奏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的时候，突兀地听见一声“救命”。回头望去，看到河中央的林湘茵举起右手来回地摆动，忽沉忽浮。

难道是因为水太冷了，腿抽筋了？欣欣心中滑过一阵不祥的预感，不敢再想象了。

“救命啊，欣欣——”林湘茵挣扎着求救。

欣欣心里一阵恐慌，一咬牙，急忙脱掉鞋子，就向水里跑去，没过多久，河水便漫过了欣欣的脖子，在她的嘴巴周围徘徊，欣欣不知所措地划动着胳膊，笨拙地用力蹬着双腿，试图向河中央游去，却被呛了几口河水。欣欣忍不住咳嗽起来。

就在此时此刻，她已经听不到林湘茵的任何声音了。

“湘茵！湘茵！林——湘——茵！”欣欣奋力大喊，她向河中央呼喊着林湘茵的名字，一遍一遍地喊着，慢慢地，她的呼喊声变得有些沙哑，听起来像是在哭。而欣欣的脸上都湿了，不知道是溅到了河水还是什么。

“哎，笨蛋！你喊我干吗，我在这呢。”

欣欣闻声回头一看，林湘茵竟已站在岸边了，她一手掐着腰，一手指着欣欣狼狈的模样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这个笨蛋，看你那个样子，还真以为我溺水啦！我逗你玩的啦，瞧你的傻样！哈哈……”

欣欣依旧待在水里，有些刺骨的河水包围着她瘦弱的身躯，她